論語旁證

論語集注旁證卷之三

閩長樂梁章鉅撰

八佾第三凡二十六章　皇疏此不標季氏而以八佾名篇者深責其惡故書其事以標篇也　鄭氏汝諧曰八佾一篇無非傷權臣之僭竊而名分之紊亂其言與春秋相表裏　馮氏椅曰前篇論政政莫先於禮樂故通前篇末二章皆記禮樂之事也

孔子謂季氏章

孔子謂季氏注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　馬注以季氏爲季桓子邢疏云經但言季氏知其桓子者以孔子與桓子同時親見其事而譏之

八佾舞於庭注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

數如其佾數或曰舞佾八人未詳孰是　按前說本白虎通禮樂篇以八人爲行諸公六六爲行諸侯四四爲行何休杜預皆據之謂天子八八六十四人諸侯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十六人士二二四人後說本左氏隱五年傳疏引服虔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是也沈約宋書樂志杜預注左傳佾舞云諸侯六六三十六人常以爲非夫舞者所以節八音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耳預以爲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乎　漢書禮樂志郊祀歌千童羅舞成八溢即八佾也春秋繁露爵篇云舞溢員舞溢方舞溢楯舞溢衡皆以溢爲佾可咸異用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注孔子言其此事何忍爲之則何非不

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　邢疏人之僭禮皆當罪責不可容忍若是可容忍他人更誰不可忍也此集注所引或說也　毛氏奇齡曰晉庾亮欲黜王導謀之郗鑒鑒不從亮敵鑒曰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又崇德太后廢帝為東海王其詔亦云是而可忍孰不可懷皆用邢疏與集注異毛氏又曰季氏大夫亦何得遂僭及天子禮樂且三家者仲孫叔孫季孫也仲孫慶父後叔孫叔牙後二人皆得罪以死本不宜世有享祭即祭亦不宜三家並廟即並廟亦斷不能以天子禮樂祀慶父叔牙季友三人既並祭三人又何得獨稱季氏一若為季氏專廟凡此皆漢晉唐宋諸儒無一解者蓋魯為宗國以周公為武王母弟得稱別子為文王之宗禮別子立宗當祀別子所自出（見大傳）因立文王廟於魯（見史記）為周公之所自出名出

王廟傳見左 夫祭文王而可以不用天子禮樂也乎其用天子禮樂者以出王其祭出王者以宗子故也若三桓爲得桓公子季友以適子而爲宗卿亦得祭所自出而立桓公一廟漢儒不解有謂公廟設于私家者見郊特牲此正三桓所自出之廟以三桓並桓出故稱三家堂以季氏爲大宗故又獨稱季氏其所以用天子禮樂者以桓公故而桓公得用之者以文王用之而羣公以下皆相沿用之之故然而僭矣文王周廟得用之即周公太廟伯禽世室皆不得用而又用及羣宮乎故昭十二年公羊傳稱昭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答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天子之禮也此正與夫子之嘆同意

以雍徹注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 任氏啟運四書約旨

云雍本武王祭文王之詩此朱子說序謂禘太祖則詩止言文考文母並無一言及帝嚳后稷似非也疑是魯以禘禮祀周公而推本文王遂假此詩以爲禘祭之樂而後儒因誤以爲禘太祖耳又按此詩言有來言至止言於薦亦全不似徹僎之詩周禮樂師及徹帥樂士而歌徹疑別有徹詩而說者因此雍徹之文遂以雍詩當之也

奚取於三家之堂　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堂即是廟堂前有庭歌在堂上舞在堂下也　戚氏學標曰廟制室外爲堂堂外爲庭樂貴人聲升歌在上故曰於堂歌時無八音之雜奏明明可辨故詰以奚取

人而不仁章

注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仁心亡矣 又 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

又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　趙氏順孫曰游氏言心程子主理李氏謂待人而後行蓋心具是理而所以存是心者則在乎人也游氏兼禮樂之體用而言程子專指禮樂之體在內者李氏專指禮樂之用在外者三說備然後體用全內外備仁與禮樂相資以行之義可見矣

注李氏曰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爲僭禮樂者發也李氏名郁字光祖昭武人　按皇疏云此章亦爲季氏出也季氏僭濫王者禮樂其心既不仁則奈此禮樂何乎集注意與之同

林放問禮之本章

禮與其奢也寧儉　任氏啟運曰儉是節制不是吝嗇奢是侈大不是繁華與下戚字易字一例總在性情上看前節注儉節制也此節無異訓可見范氏儉者禮之質楊氏禮始於飲

食云云則奢儉止在用物上較拙失其旨矣

喪與其易也寧戚　注　易治也　包注易和易也集注解異而義長卽檀弓所謂哀不足而禮有餘也　俞氏瑰書齋夜話云易字疑是具字檀弓喪具君子恥具具與易蓋相似而誤義雖通而說則鑿矣

夷狄之有君章

注　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

又　尹氏曰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趙氏順孫曰程子似責在下者陷於無君之罪尹氏似責在上者不能盡爲君之道其實只是一意皆是說上下僭亂不能盡君臣之道如無君也　皇疏云言夷狄雖有君主而不及中國無君

又引釋惠琳云有君無禮不如有禮無君刺時季氏有君無

禮也邢疏云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中國雖偶無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禮義不廢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按包注但云亡無也未見得與邢疏必同周召之年豈可謂之無君故集注不用之

季氏旅於泰山章

注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　馬注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集注同之　朱氏彬經傳考證云禮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皆不以封泰山之陰則齊其陽則魯非龜蒙鳧繹之比惟天子有方望之祀無所不通蓋魯始僭三望季氏因之猶八佾也林放知問禮故舉以厲冉有之說陋也

女弗能救與　皇本作汝不能救與　張氏甄陶四書翼注云

冉子得政於季氏在哀公十一年是時孔子不與政無事攙在手故但使冉有救正之他日夫子有言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謂季氏也見義不爲無勇也謂冉有也

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釋文云嗚呼本或作烏乎　韓李䇿解云謂當作爲闕里文獻考云林放字子邱或曰孔子門人近錢唐成君城泰山郡志云泰安崇禮鄉之放城集相傳爲林放故里余按宋刁衎贊林放云東岳稱美長山表封一記其所生之地一記其所封之地論語曾謂泰山不如林放當時必就其近者言之耳

君子無所爭章

揖讓而升下而飲　集注以揖讓而升爲句下而飲爲句王注則云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則以升下相連爲文皇

邢二疏同按王注與鄭注禮記射義同與鄭箋賓之初筵異皇邢疏兩存之集注則用鄭箋也　方氏觀旭曰此文見論語禮記二處禮記注云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釋文揖讓而升下絕句而飲爲句此孔子所言者飲也謂既以禮升降而飲此罰爵其事可慚是以射必爭中知非言揖讓而升射故鄭注禮記言亦以明之則當如釋文讀作揖讓而升下句而飲句矣惟鄭箋詩賓之初筵引論語作下而飲與注禮異今讀論語者乃多從詩箋則揖讓升下與飲射爵時事兩相隔越而於上下爭字亦並放空且如其說以揖讓屬升射下爲射畢揖降尚是揖讓而升下不可以升字絕句也既引大射禮升飲事則明是升而飲又何得曰下而飲乎

巧笑倩兮章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 注 此逸詩也 馬注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四書或問云或謂此即衛風碩人所云素以爲絢兮一句夫子所删朱子曰此句最有意義夫子方有取焉而反見删何哉且碩人四章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此一句而見删必別自一詩而今逸矣

注 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 馬注倩笑貌盼動目貌陳氏啟源毛詩稽古編云韓詩以倩爲蒼白色盼黑色毛詩則以倩爲好口輔盼爲黑白分勝韓義矣集注亦據毛義也

繪事後素 注 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 釋文云繪本又作繢同按今考工記作凡畫繢之事後素功注引論語亦作繢事後素 鄭注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考工記注亦云素白采也後布之集注

不用其說蓋據禮器白受采也　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論語之說正與禮器相合蓋論語之素乃素地非素功也夫巧笑美目是素地有此而後可加粉黛簪珥衣裳之飾是猶之繪事也所謂絢也若考工記所云則素功非素地也謂繪五采素功乃其一蓋施粉之采必俟諸采既施而加之是之謂後與論語絕不相蒙　淩氏廷堪校禮堂文集云朱子不用舊注以後素爲後於素於考工記註亦反之以後素功爲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近儒皆以古訓爲不可易而于禮後之旨則終不能會通而發明之故學者終成疑義竊謂詩云素以爲絢兮者言五采待素而始成文也今時畫者尚如此先布衆色畢後以粉勾勒之則衆色始絢然分明詩之意卽考工記意也子夏疑五采何獨以素爲絢故以爲問子以

繪事後素告之則素以爲絢之理不煩言而解矣子夏禮後之說因布素在衆采之後而悟及之者也蓋人之有仁義禮智信五性猶繪之有青黃赤白黑五色是也禮居五性之一猶素爲白采居五色之一也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是仁與義皆所以制禮之本也所謂道也白虎通曰智者知也所以知此禮也卽大學之致知中庸之明善也又曰信者誠也所以行此禮也卽大學之誠意中庸之誠身也是智與信皆所以由禮之具也所謂德也故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也然則五性必待禮而後有節猶之五色必待素而後成文故曰禮後乎本非深文奧義也何氏集解云以素喻禮

但依文解之而不能申言其義毛氏惠氏戴氏雖知避舊注而解因索禮之處不免格格不吐皆坐不知禮爲五性之節故也

始可與言詩已矣　張氏甄陶曰凡論孟學庸之引詩無與毛傳相同者蓋各以意爲之說至子夏乃求其端緒爲之成說詩經大序昭明文選定爲子夏之文詩小序得之子夏門人五傳而至毛亨毛萇即大毛公小毛公也東漢徐防云經述六經成於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

夏禮吾能言之章

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　劉氏道傳曰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其間禮樂廢壞正考父爲孔子七世祖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自夫

子餘詩已亡其七篇可見典籍不足徵矣僖公二十七年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經書子以貶之又可見賢者已不足徵　閻氏若璩曰杞不足徵人皆以行夷禮當之不知此時之杞非復周武王初封東樓公之杞國也初封杞即今開封杞縣索隱云至春秋時杞已遷東國雖未知的都何所要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桓二年七月杞侯來朝九月伐杞入之與今之莒州及曲阜縣相鄰也可知逮桓六年淳于公即經所稱州公者其國亡杞似并之杜元凱曰遷都於淳于僖十四年杞辟淮夷諸侯爲城焉杜元凱曰又遷於陽陵襄二十九年晉合諸侯以城杞即昭元年祁午數趙文子之功云城淳于者杜元凱曰杞又遷都淳于淳于漢晉縣屬北海郡其故城一名杞城在今青州安邱縣東北三十里其遺址宛

然縣陵杜止注杞邑臣瓚曰漢北海之營陵縣春秋謂之緣陵殆今昌樂縣東南五十里營邱城是蓋杞當春秋時去初封已千有餘里而顛沛流離賴人之力以圖存此文獻所以無徵之故歟

注徵證也　包注徵成也邢疏杞宋之君闇弱不足以成之訓徵字殊屬未若集注之顯而直也　邢疏徵成釋詁文按今爾雅亦無此文　王氏楙野客叢書云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據之杞之宋之文知論語夏禮吾能言殷禮吾能言蓋皆各於言字上點句之字各連下爲句

禘自旣灌而往章

注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至然非禮矣　四書或問云先儒以禘爲合祭於太廟上及其祖之所自出而下及毀廟未毀廟之主祫則各祭於太廟而不及祖之所自出惟趙伯循引曾子問春秋傳以明祫之爲合如諸儒之說禘則直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但設兩位而不兼羣廟之主爲其尊遠不敢褻也此說最爲得之　毛氏奇齡曰此本王者大祭而明堂位祭統皆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賜以重祭則祭所自出立出王廟見左傳原得用天子禮樂但若公雜用便屬非禮故不欲觀此與禮運所引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一嘆正同　孔注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按禘祫之禮皆爲序昭穆何必待灌後而始明故集注不用其說

注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　輔氏廣論語答問云僭祭之罪雖大而其來已久且國惡當諱則息之失雖小却是當時主祭者切已之實病不可不有以箴之蓋聖人於人既往之失常有殺毀之意而於人方起之病常有拯救之心此乃天地之心也

注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至所以深歎也　輔氏廣曰此謝氏併前章通釋之以見此二章或夫子一時之言或記者以類次之也

或問禘之說章

或問禘之說　此禘亦是指王者之大祭江氏永曰趙伯循解爲禘謂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自出之帝而周公配之似可疑得亦禘周公並論文王也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

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又言其服器樂舞皆極其盛此稱禘之僭也若文王本有其廟謂之周廟祭周廟時宜以周公配食若祭周公豈迎文王之主就食於周公之廟乎且白牡之牲爲周公非爲文王也魯頌云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將禘行之於秋嘗之時故記云夫大嘗禘升歌清廟周正之秋實是夏月故云季夏六月也然則言禘文王者於經傳似無據矣按此說甚辨然既有周廟爲文王廟則魯禘自應卽在文王廟遊說惟周公之廟四字爲可議其實此處禘字自屬不王不禘說故云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

指其掌 注 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 包注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示掌中之物言其易耳集注同之 洪氏頤煊曰禮記中庸治國其

如示諸掌乎鄭注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爲力者也包注指示二字連文義不可通當從鄭注

祭如在章

注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　孔注祭如在句謂事死如事生祭神句謂祀百神程說同之

吾不與祭注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　輔氏廣曰有故謂疾病或不得已之事按包注云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有故即兼或出或病二義輔說未免忘却古注矣

王孫賈問曰章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注王孫賈衛大夫

皇疏王孫賈周靈王之孫名賈是時仕衛爲大夫又引欒

竈云與奧尊而無事竈卑而有求時周室式弱權在諸侯賈自周出仕衞故託世俗言以自解於孔子

注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　孔注奧內也以喻近臣竈以喻執政按近臣無所指故集注不用而以奧喻君以竈喻權臣於當時情事爲近矣

獲罪於天　注天卽理也　孔注天以喻君集注不用其說按王孫賈之言其病全在媚字故集注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奧則以奧喻君說較舊注爲優　毛氏奇齡曰先儒解獲罪於天曰援天道以壓衆神衆神謂室神與竈神也則亦非以天喻君矣　周氏柄中四書典故辨正云子見南子子路疑其求仕也然當是時不獨子路疑之王孫賈亦疑之矣媚奧之諷殆指南子而言也觀夫子所謂天厭之者

即獲罪於天之意奧者室中深隱之處以比南子竈是明處蓋謂借援於宮闈之中不如求合於朝廷之上耳　任氏啓運曰或謂王孫賈在衛實不得權臣當時市權只有彌子瑕一人或是他自家欲酌所媚而問耳此說與注雖背然於時勢頗合附存之

周監於二代章

注監視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　孔注監視也邢疏言以今周代之禮法文章迴視夏殷二代迴視二字義殊粗淺故集注但用孔注

郁郁乎文哉　汪份云古論語郁作彧按說文彧有文章也郁即彧之省耳

子入太廟章

子入太廟注大音泰大廟周公廟　皇本大作太釋文太音泰

包注太廟周公廟集注同之按公羊文十三年傳云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廟禮記明堂位亦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

每事問　臧氏學標曰顧瑞屏謂此當是陪日宿齋始可每事問也

注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　四書或問云何以知其爲始仕時曰以所稱鄹人之子觀之則爲少賤之時無疑

孰謂鄹人之子　惠氏棟九經古義云左傳鄹人紇唐石經及宋本皆作郰酈道元引作鄹如與論語同案字古或省文作取說文郰魯下邑孔子鄉　按邢疏古謂大夫守邑者以邑冠之呼爲某人孔子父鄹邑大夫左傳稱鄹人紇故此謂孔

子爲鄟人之子也左傳成二年云新築人仲叔于奚杜注云于奚守新築大夫即此類也洪氏頤煊曰左氏文十五年傳卞人以告杜預注卞人魯卞邑大夫昭九年傳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杜預注甘人甘大夫襄也二十一年傳廚人濮杜預注濮宋廚邑大夫皆是

射不主皮章

注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　江氏永曰此非儀禮經文乃鄉射篇後記之文也記云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勝者又射不勝者降鄭注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按注雖以三射爲禮射其實唯大射之侯棲鵠則有皮賓射設正燕射畫獸皆無皮也鄉射用賓射之侯亦無皮也主皮之射張皮侯而射之乃田獵後習武取獸之射則主於貫革　凌氏廷

堪曰周官鄉大夫鄉射五物之序一曰和二曰容者卽鄉射禮之三耦射也獲而未釋獲但取其容體比于禮也是爲第一次射三曰主皮者卽鄉射禮之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耦皆射也司射命曰不貫不釋蓋取其中也故謂之主皮馬氏論語注以主皮爲能中質是也是爲第二次射四曰和容五曰興舞者卽鄉射禮之以樂節射也司射命曰不鼓不釋旣取其容體比于禮又取其節比于樂也比于禮故謂之和容蓋如前三耦射也比于樂故謂之興舞蓋取其應鼓節也故前已言和容此復言和容也是爲第三次射鄉射記云禮射不主皮鄭注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不待中爲雋也蓋古經師相傳之解指第三次射而言深得經意不主皮爲第三次射不鼓不釋則主皮爲第二次射不貫不

釋可知矣鄭氏不知主皮之射爲第二次射而下以己意訓張獸皮而射故雖引尙書傳爲證而亦不敢決之也孔子稱爲古之道者蓋時至春秋之末鄉射但以不貫不釋爲重而容體比于禮節比于樂不復措意故孔子歎之以爲古禮仍有不主皮之射也爲力不同科馬融注力役之事有上中下三科是別爲一事與上句無涉自劉原父七經小傳不用舊說而以下句解上句後儒因之遂謂主皮是貫革之射非先王之禮審如是也則武王克殷貫革之射已息何以主皮猶在鄉射五物之中乎

爲力不同科注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　馬注爲力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故曰不同科按此以力役與射對言集註不用其說蓋據劉氏敞七經小傳也趙氏佑曰一則敎民

以禮一則使民以義舊說未始不可存

注 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 又 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 劉氏履恂秋槎雜記云考工記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注革謂干楯質木椹樂記貫革注射穿甲革疏革甲鎧也所謂軍射也軍中不習容儀又無別物但取甲鎧張之而射穿多爲善謂爲貫革養由基之射七札是也是主皮非貫革矣案周禮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三曰主皮疏稱州長習射名爲鄉射鄉射有侯鄉大夫用此鄉射之禮詢衆庶衆庶卑無侯故張皮射鄉射名禮射張皮射名主皮之射故云禮射不主皮禮射二番不勝仍待後番復升射主皮之射則勝者復射不勝者不復射是尚力也故鄭注謂主於獲此言鄉射所以不用主皮

之禮者取其比於禮樂不勝許其復射不尙力也爲力不同等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注 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鄭注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此集注所本也 劉氏台拱曰周禮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鄭注頒讀爲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告布天下諸侯孔子三朝記云天子告朔于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于天下也又數夏桀商紂之惡曰不告朔于諸侯穀梁文六年傳云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文十六年傳云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然則告朔云者以上告下爲文不以下告上爲義天子所以

爲政于天下而非諸侯所以禮于先君也餼之爲言乞也謂乞與也凡供給賓客或以牲牢或以禾米生致之皆曰餼說文氣饋客芻米也從米气聲或作餼其見於經傳者曰饔餼曰稍餼曰餼牢曰餼獻曰餼牽天子之于諸侯有行禮有告事行禮于諸侯若聘問賀慶賑賻賵襚之屬大使卿小使大夫告事於諸侯君冢宰布治司徒布教司馬布政司寇布刑之屬皆常事也以其爲歲終之常事又所至非一國故不使卿大夫而使微者行之以傳遽達之以旌節然後能周且速焉諸侯以其命數禮之或以少牢或以特羊而已幽王以後不告朔於諸侯而魯之有司循例供羊至於定哀之閒猶秩之夫謂文公始不視朔者據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之文言之也夫四不視朔而謂之始不視朔可乎四不視朔譏

也始不視朔廢也職之與廢則必有分矣職四月不視朔猶必詳其月數而其書之而況其廢乎變古易常春秋之所譏也初稅畝作邱甲用田賦皆譏而書之始不視朔豈得不書鄭君此言出於公羊公羊之說曰公曷爲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彼欲遐就其大惡諱小惡書之例因虛造此言爾如其說自十六年二月公有疾至十八年公薨並閏月數之其爲不視朔者二十有六而春秋橫以已意爲之限斷書於前而譏於後存其少而沒其多何以爲信史　鄭氏斯大學春秋隨筆云春秋文十有六年夏四月公四不視朔不告朔故不視朔書四不視朔則不視者二月至五月并六月以後復如初矣公羊云

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果爾則經不應有四字經有四字必
非遂不視朔也然則告朔之廢始於何時蓋自昭公遜齊季
孫專國然不敢擅行告朔及昭公卒定公立亦遂因而不行
雖不行而羊尚存使自文公竟廢告朔豈自此至定哀立五
六君百數十年而羊尚存乎唯其廢之未久故有司供羊如
故子貢曰擊前此之告而今之不告也遂憤然欲去之耳
毛氏奇齡曰舊自文公始不告朔春秋文六年經云閏月不
告朔猶朝於廟此是夫子特書之文無可易者周禮太史頒
告朔於邦國注謂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每月
朔必朝於廟告而受行之於是以腥羊作獻謂之餼羊所云
諸侯告朔以特羊天子以特牛是也至告朔畢然後出而聽
治此月之政謂之視朔又謂之聽朔告朔與視朔截然兩事

告朔朝廟視朔聽政適乎不同考文自六年始不告朔然猶朝廟十六年始不視朔其供羊祖廟者專爲告朔與視朔全無干涉告朔有羊視朔無羊故曰欲去告朔之餼羊也

爾愛其羊　皇本爾作汝唐石經作女漢書律歷志注引亦作汝

事君盡禮章

事君盡禮注　黄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禮時人不能反以爲諂　黄氏名舜祖字繼道三山人　邢疏言若有人事君盡其臣禮謂順其美及否則稱君之類無禮之人反以爲諂佞也此說可與集注相輔而行　焦氏發得論語釋言云如拜下之類違衆而從禮宜時人以爲諂也

定公問君使臣章

注 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孔注時臣失禮定公患之故問邪疏禮可以安國家定社稷止由君不用禮則臣不竭忠故對曰君之使臣以禮則臣必事君以忠也　趙氏順孫曰夫子之言因定公而發恐亦有此意專以警爲君者也

關雎樂而不淫章

哀而不傷注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　毛詩序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又注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爲減傷其愛按二義皆回穴難通惟集注以詩詞分配哀樂悛爲近理然寤寐反側可言憂而究不可言哀至程大昌聲音之說則尤爲無據矣　劉氏台拱曰傳曰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記曰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

緩哀與樂相反也噍殺與嘽緩亦相反也而謂關雎一詩兼而有之何得為性情之正又何以為聲音乎推尋衆說未得所安因竊以已意妄論之曰詩有關雎樂亦有關雎此章特據樂言之也古之樂章皆三篇為一傳曰肆夏之三文王之三鹿鳴之三記曰宵雅肄三鄉飲酒禮工入升歌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蓋樂章之通例如此國語云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左傳但云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不言大明緜儀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而孔子但曰關雎之亂亦不及葛覃以下此其例也樂亡而詩存說者遂徒執關雎一詩以求之豈可通哉樂而不淫者關雎葛覃也哀而不傷者卷耳也關雎樂妃匹也葛覃樂得婦職也卷耳哀遠人也哀樂者性情之極致王道之權輿也能哀

樂不失其節詩之教無以加於是矣葛覃之賦女功與七月之陳耕織一也季札聞歌豳而曰美哉樂而不淫卽葛覃可知矣

哀公問社於宰我章

哀公問社於宰我注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釋文云社鄭本作主左氏文二年經丁丑作僖公主正義引亦作哀公問主於宰我按孔注云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邢疏云但用其木以爲社主張包周本以爲哀公問主於宰我先儒或以爲宗廟主者杜元凱何休用之以解春秋以爲宗廟主今所不取周禮大司徒云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此皆集注之所本也　鄭先生曰魯之外朝東有亳社西有國社故左傳曰閒於兩社定公五年

盟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則魯之兩社亦聚民誓戒之地也

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皇本栗下有也字白虎通社稷篇引尚書曰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淮南子齊俗訓云有虞氏之禮其社用土夏后氏其社用松殷人之禮其社用石周人之禮其社用栗許慎五經異義云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答夏后氏以松夏人都河東宜松也殷人以柏殷人都亳宜柏也周人以栗周人都豐鎬宜栗也何休公羊文二年傳注云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主天正之意也

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方氏觀旭曰哀公欲去三桓

張公宗宰我告以使民戰栗勸之斷也社陰氣主殺廿誓云不用命戮於社周禮云大軍旅莅戮於社是宰我因社主之義而起哀公威民之心君臣密語隱衷可想本非應見附會夫子成事遂事云云必指一事而言緣君臣俱作隱語謀未發洩故置社主不論但指其事以責之而不顯言葢已知公將不沒於魯也　鄭氏汝諧曰哀公心存殘忍以栗爲使民戰栗宰我聞之而不復辨是以責之曰汝欲成遂其殘忍之事故不說不諫乎汝以失之於旣往而不復咎之乎按此是別一義似與經文未能恰好姑存之

管仲之器小哉章

管仲之器小哉　惠氏棟曰管子中匡篇施伯謂魯侯曰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葢當時有以管仲爲大器者故夫

子辨之

管氏有三歸 注 三歸臺名事見說苑 四書或問云三歸之爲臺名何也曰說苑謂管仲築三歸之臺譏非亦曰桓公使管仲有三歸之家是其證也曰舊說婦人謂嫁曰歸三歸云者一娶三姓而備九女如諸侯之制也且雖臺名安知不以處是人而名之乎曰若此則爲僭上失禮與塞門反坫同科矣今但以爲不儉則亦但爲極臺觀之侈而未至於僭也 按說苑善說篇云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此集注所本惟包注云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朱子不取其說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云三歸之爲臺名是也然所以名三歸者亦以娶三姓女之故如詩衛宣公築新臺於河上以要齊女左傳魯莊公築臺臨黨氏以娶孟任之類 梁氏玉繩瞥

記云三歸注疏及史記禮書漢書地理志戰國策周策皆以爲三姓女惟朱子從說苑以爲臺名翟灝以管氏本書輕重篇證之三歸特一地名蓋其地以歸之不歸而名之也本公家地桓公賜以爲采邑耳按晏子春秋雜下篇晏子相景公老辭邑公曰先君桓公有管仲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欲爲夫子三歸澤及子孫豈不可哉又韓子外儲左下及難二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據此則爲地名者近之史記公孫宏曰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亦是言其侈富也　程氏大中曰仁山金氏謂算家有築三歸臺法與此章書旨無涉

焉得儉　皇本儉下有乎字

然則管仲知禮乎　皇本然則上有曰字

孰不知禮　皇本禮下有也字

有反坫　注　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　此本鄭注　黃氏震讀論語曰鈔云鄭氏謂坫在兩楹之間反爵其上然坫字從土而云在兩楹間豈常設之者與按郊特牲臺門而旅樹反坫雜記旅樹而反坫鄭氏亦以樹爲屏以反坫爲反爵之地然內則載閣食之制云士於坫明堂位載朝會之制云反坫出尊崇坫康圭士虞禮載苴茅之制云饌於西坫上是累土而爲之者皆可名坫坫亦有東西南北之不同非必反爵之處也如臺門而旅樹反坫皆是立反坫於臺門之內如今行在所之騏驥院牛羊司與凡營壘都於臺門內立土牆之類歟鄭氏之釋反坫皆本論語其反坫爲反爵皆本好之一字意兩君之好爲飲酒故耳然以坫之反爲爵之

反似異於經文又按汲冢周書云乃立五宮咸有四阿反坫注反坫外向室也則反坫又非反爵之地反玷言非主爵言也反坫向外之名坫殆別設大門屏之名豈兩君之好必欲容其儀衛之衆而爲此向外之室與世遠不可知若據郊特牲以反坫與臺門相連汲冢書以反坫與四阿相連則論語以反坫與樹塞門相連恐均爲宮室僭侈之事也

注揚雄所謂大器　張氏存中曰揚子先知篇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

注桓公内嬖六人　張氏存中曰左傳僖公十七年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内多内寵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

昭公娶吳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

子語魯太師樂章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注大音泰　釋文大音泰皇本大作太也下有矣字

從之　釋文云從何讀作縱按後漢書班固注引亦作縱

以成　皇本成下有矣字

注大師樂官名　閻氏若璩曰集注於魯大師云樂官名於師冕云樂師瞽者余謂前注不備按鄭康成周禮大師注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命其賢知者以爲大師少師杜樹曰瞍也大師也賈疏以其無目無所睹見則心不移於音聲故不使有目者爲之也就瞽之中命大賢智爲大師其次賢智小者爲小師其餘爲瞽矇也又曰大師是瞽人之中樂官之

長故凡國之瞽矇屬焉而受其政教故注爲未備也　按集
注直用何解語不過未備若邢疏云猶周禮之大司樂則語
混矣故集注删之誰謂集注可輕議哉

儀封人請見章

儀封人注儀衛邑　鄭注儀蓋衛邑集注據之邢疏鄭氏以左
傳衛侯入於夷儀疑與此是一故云蓋衛邑　焦氏循曰後
漢書郡國志東郡聊城有夷儀聊城今屬山東東昌爲齊衛
之界孔子至衛未嘗至齊非此地可知郡國志浚儀注引晉
地道記儀封人此邑也水經注引西征記亦以儀封人即浚
儀而酈氏非之浚儀在開封漢屬陳留當在今祥符蘭陽之
間故閻氏四書釋地以爲衛儀邑在開封蘭陽縣西北二十
里然此雖爲由陳至衛之道而邑非衛邑矣故鄭云蓋者亦

疑詞也　閻氏若璩曰孔子時衛都濮陽爲今大名府開州生平凡五至衛焉第一去魯司寇輒適衛第二將適陳過匡過蒲皆不出衛境內而反衛第三過曹而宋而鄭而陳仍適衛第四將西見趙簡子未渡河而反衛第五如陳而蔡而葉復如蔡而楚仍反乎衛儀邑城在今開封府蘭陽縣西二十十里乃衛西南境距其國五百餘里然先至國而後儀邑或由儀邑而國都皆不可知要爲第一次適衛時事則無疑何則封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喪去位失國也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使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天生夫子豈爲魯一國已乎

其語與情境正合

君子之至於斯也　皇本也作者

天下之無道也久矣　皇本無也字

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注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敎時所振以警衆者也　孔注木鐸施政敎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也邢疏禮有金鐸木鐸鐸是鈴也其體以金爲之明舌有金木之異知木鐸是木舌也周禮以金鐸通鼓明堂位振木鐸於朝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此云木鐸施政敎時所振者所以振文敎是也　吳氏昌宗曰邢疏云金鈴木舌朱子則云金口木舌蓋鐸音出於口說文鐸大鈴也是鐸乃鈴之別名木鐸乃金口木舌之鈴也釋名鐸度也號令之限度也鐸有金鐸有木鐸金鐸以振武事惟司馬行軍執之木鐸以振文事其用最廣禮檀弓執木鐸以徇於宮所以示䄙禮也明堂位振木鐸於朝所以示禘禮也月令仲春奮木鐸以令兆民所以儆昏禮也書允征每歲孟春遒人

以木鐸徇於路所以聚合也周禮天官小宰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官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地官小司徒觀教象之法徇以木鐸鄉師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秋官小司寇率其屬而觀形象令以木鐸士師掌國五禁之法皆以木鐸徇之於朝司烜仲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小宰官正治官之屬小司徒鄉師教官之屬小司寇士師司烜刑官之屬刑以糾教教以明禮禮以出治此之謂文事故皆用木鐸焉

注或曰木鐸所以徇於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於道路也　輔氏廣曰本說意實而味長後說意巧而太淺　周氏柄中曰木鐸注有兩說揚子注言學行篇云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

將復御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以金口木舌爲御說正注中後說所未嘗從之乃知封人知天處若泥得位設教之解則封人之言終不驗且何必以木鐸爲言也劉公是七經小傳曰言喪不足患是乃天下久無道而天以夫子爲木鐸於其間故使之數失位周流也閻潛邱亦以失位去國周流四方爲言與情境合並同後說　又曰春秋演孔圖云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某爲木鐸制天下法此卽孔注所云制作法令以號令於天下者蓋謂聖人雖不得位必爲天下制法斷不空生與封人何患於喪天將以爲木鐸之語意正相脗合也

子謂韶章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錢氏大昕

曰漢書董仲舒傳引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矣又引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上矣下也語意不同當是論語古本今漢書亦改作也惟宋景祐本是矣字西漢策要與景祐本同　王氏念孫曰顏注云故聽其樂而云盡美盡善矣則正文是矣字可知今書治要引作韶盡善矣文雖從省亦是矣字之證也　顧氏炎武曰觀於季札論文王之樂以爲美哉猶有憾則知夫子言武未盡善之旨矣猶未洽於天下此文之猶有憾也天下未安而崩此武之未盡善也記曰樂者象成者也

焦氏循曰武王末受命未及制禮作樂以致太平不能不有待於後人故云未盡善善德之建也周語文周公成文武之德卽成此未盡善之德也

居上不寬章

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　皇疏此譏當時失德之君也
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云臨事而不敬居喪而不哀祭祀而不畏朝廷而不恭吾無由知之矣　鄭氏汝諧曰刑政法度修矣不寬非所以利下威儀文物備矣不敬非所以爲禮棺槨衣衾美矣不哀非所以居喪寬也敬也哀也皆由心之發也凡不出於內心其末不足觀也

注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爲本爲禮以敬爲本臨喪以哀爲本旣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陳氏大祥曰不止責其現有之過卻欲別觀他處得失亦迂濶矣若上褊隘而不寬爲禮傲惰而不敬臨喪無哀戚之容今人中似此者甚多見其情態者無不惡之夫子之言亦只是悲其現有之不寬不敬不哀而不欲觀非謂無此三本無以觀其他所行

之得失也

論語集注旁證卷之四

閩長樂梁章鉅撰

里仁第四凡二十六章　馮氏椅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此篇首記論仁故以次論禮樂之後

里仁爲美章

里仁爲美　皇本美作善

擇不處仁　鄭注求居而不處仁者之里　張衡思元賦匪仁里其焉宅兮後漢書張衡傳注文選思元賦注並引論語里仁爲美宅不處仁焉得知王氏應麟曰里宅皆居也蓋古文云然今以宅爲擇而謂里爲所居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爲正葉氏夢得論語釋言同按釋名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是宅有擇義孟子亦作擇趙岐以尙擇爲訓故集

注因之　四書或問云孟子嘗引以明擇術之意今直以擇鄰言以文義考之則擇云者不復指言所擇而特因上句以爲文恐聖人本意止於如此而孟子姑借此以明彼耳

焉得知　皇本知作智按釋文知音智蓋本一字而今論語智俱作知惟皇本俱作智餘仿此不復出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注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又謝氏曰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爲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包注惟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王注知仁爲美故利而行之邢疏言有知謀者貪利而行仁有利則行無利則止非本情也按此謝說所本然視知者身分太

卑惟朱子深淺之分語意較渾似不失聖人口吻　邢疏又云此經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與表記正同理亦不異　曾子立事篇云仁者樂道知者利道

惟仁者能好人章

注 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　又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　孔注惟仁者能審人之所好惡按集注似與孔注不同而其實正相發明也蓋惟仁者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必先審人之所好所惡而後人之所好好之人之所惡惡之斯爲能好能惡非公正同情而何哉

苟志於仁章

注 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　孔注言誠能志於仁則其餘終無惡集注意與之同　釋文云惡如字又烏路反

蘇氏轍論語拾遺云能好能惡猶有惡也無所不愛則無所惡矣惡讀烏路反　鄭氏汝諧曰志於仁者無一念不存乎仁其視萬物同爲一體體有貴賤皆天理也世豈有好耳目而惡足脛者哉民之秉彝與我無間不仁而喪其良心矜之而已雖謂之無惡可也曰能好惡人所以明性情之正曰無惡所以明體物之心　按蘇鄭之說皆讀惡爲去聲用釋文後音也然朱子嘗答張敬夫矣曰此章惡聲只是入聲　任氏啟運曰仁字與道字不同道字渾凡當行的都喚做道故尚有恥惡衣惡食的人仁字切故志仁便無惡也

富與貴章

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又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注謂不當得而得之　按不以其道得富貴何易解不以其道得貧賤人多

疑之何解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得之　黄氏幹曰世之得貧賤之道多矣如不守繩檢博奕鬭狠奢侈縱肆皆所以取貧賤之道不以其道謂無此等事而爲水火盗賊陷於刑戮之類以致貧賤皆非以得貧賤之道而得之也　朱子文集程允夫言此當以不以其道爲一句得之爲一句先生批曰如此說則其字緐下落恐不成文理　王氏若虛論語辨惑云貧與賤下當云以其道得之不字非衍即誤也如夷齊求仁雖至餓死而不辭非以其道得去此所云者蓋儻來而可以避就者耳故有以道不以道之辨焉　鄭氏汝諧曰說者謂有得富貴之道有得貧賤之道非也聖人嘗言得矣曰見得思義曰戒之在得曰先事後

得得之爲言謂於利有獲也兩言不以其道得之初無二意若曰富貴固人之所欲不以其道而有得焉得則可富貴矣然君子不處此富貴也貧賤固人之所惡不以其道而有得焉則不貧賤矣然君子不去此貧賤也以富貴貧賤反覆見意欲人人知此理是以互言之也

我未見好仁者章

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　漢石經無上者字

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皇疏言旣能惡於不仁而身不與親狎則不仁者不得以非理不仁之事加陵於己身又引李充說亦略同諸晦而意淺故集注置之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皇本仁下有者字不足者下有也字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注 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 皇本矣作乎孔注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爲仁故云爲能有爾我未之見也按爲能有爾四字語听邢疏删之曰蓋有能爲之者但我未之見也此與章首我未見意似複故集注不從語錄云夫子所謂力不足者中道而廢正指此等人也

人之過也章

人之過也 皇本人作民

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注 黨類也 又 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 孔注黨黨類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當恕而勿責之此與集注微異其義近偏而於皇本作民之過也意却相近 皇疏云殷仲堪解少異於此殷曰言人之過各由於性類之不同直者以攻邪爲義失在於寡

恕仁者以惻隱爲誠過在於容非是以與仁同過其仁可知觀過之義將在於斯者　毛氏奇齡曰史稱陳仲弓外署非吏此爲本司受過又劉宋張岱爲司徒左西曹椽年八十籍注未滿岱便去官遂義有司以違制糾之宋孝武帝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案也若漢外戚傳燕王上書稱子路喪姊朞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故不忍除故曰觀過知仁又後漢吳祐傳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遣性伏罪祐屏左右問故歎曰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可謂觀過知仁矣此皆漢儒解經之見於事者然皆但言知仁並無言知不仁者吳祐事集注亦載之　陸氏采冶城客論云斯知仁矣仁是人字與宰我問井有仁焉之仁皆以字音致誤

朝聞道章

朝聞道夕死可矣 注道者事物當然之理 漢石經矣作也何解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邢疏云此章疾世無道也設若早朝聞世有道暮夕而死可無恨矣 孫氏奕曰孔子豈倘未聞道者特聞天下之有道則死亦無遺恨蓋憂天下如此其急此亦本舊注而集注不從

士志於道章

而恥惡衣惡食者 四書或問云恥惡衣惡食者其為未免於求飽求安之累乎曰求飽與安者猶有以適乎口體之實也此則非以其不可衣且食也特以其不美於觀聽而自恥焉蓋其識趣卑凡又在求飽與安者之下矣

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釋文云適鄭本作敵莫音慕鄭本

亦讀作慕謂無所貪慕也比下有也字　惠氏棟曰古敵字皆作適禮記雜記赴於適者史記范雎傳攻適伐國田單傳適人閉戶李斯傳皆畔不適荀子君子篇告無適也皆讀作敵

注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　又解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　皇疏引范甯曰適莫猶厚薄也比親也邢疏云言君子於天下之人無擇於富厚與窮薄者但有義者則與相親也按此義殊淺且與何解又異故集注不從

君子懷德章

君子懷德小人懷土　注懷思念也　孔注懷安也皇疏君子安於有德之事小人惟安於鄉土邢疏懷土謂安安而不能遷

按孔注訓懷為安與集注思念義殊而意則相足皇邢疏以

安爲鄉土不若集注溺其所處四字所包者廣也　皇疏載又一說云君子者人君也小人者民下也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若化民安德則下民安其土所以不遷故李充曰凡言君子者德足軌物義兼君人不惟獨善而已言小人者向化從風博通下民不但反是之謂也此言君導之以德則民安其居而樂其俗鄰國相望而不相與往來化之至也是以太王在岐下䔥成都仁政感民猛虎弗避鍾儀懷土而謂之君子然則民之君子君之小人也

君子懷刑小人懷惠注懷刑謂畏法　孔注懷刑安於法也包注惠恩惠也　趙氏順孫曰畏法之解最確管氏所謂威畏如疾申公巫臣所謂慎罰務去之是也　按孔注以懷刑爲安於法皇疏以安於法則釋之雖亦一義然漢石經此刑字

作刑說文刑罰辠也國之刑罰也從井刀以刀守井罰其情也字義與刑有別則作法則解似尚未安翟氏灝曰學齋佔畢謂懷刑乃懷思典刑而則傚之字形既失略論遂緣之而起矣　皇疏又一說云人君若安於刑辟則下民懷利惡也故李充曰齊之以刑則民思利矣夫以刑制物者刑勝則民離以利望上者利極則生叛也　鄭氏汝諧曰上有德則禮義明教化行固君子之所安也上有刑則善有所恃惡有所懼亦君子之所安也小人則不然有土以居之則苟安重遷德則非所知也有惠以私之則樂其所養刑則非其所利也君子小人識慮之遠近用心之公私於此分矣當時之君既無德政又無刑章何以安君子爭城爭地民不得一日安其居重征厚斂未嘗有以惠其下又無以安小人矣君子小人

皆失其所是以微示傷歎之意也　陳氏天祥曰集注旣以懷爲思念而四懷字之解意却不倫蓋德不可說爲自已之德刑與德皆當屬之國家德與德之流行同蓋謂國家之仁政也刑與刑于四海同蓋謂國家之法則也土謂國土惠謂恩惠此言君子小人志趣不同君子之心普及於衆小人之志專在於已也懷德思念養民之仁政也懷土思念便已之國土也懷刑思念齊民之法則也懷惠思念私已之恩惠也

放於利而行章

注

孔氏曰放依也　孔注放依也每事依利而行集注用之毛氏奇齡曰孔安國訓放爲依並無他據後見檀弓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放鄭注有云梁木衆木所放謂榱桷皆依梁以立比衆人之依夫子始知俗以安放爲安效者誤也

能以禮讓章

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毛氏奇齡曰班昭上疏云論語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賈逵上書亦云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則漢時論語必有多於從政三字者且於本文較明白或云是古論齊論亦非魯論本然亦不可考矣

不患無位章

不患莫己知　皇本知下有也字

注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黃氏幹曰所以立乎位之道有可知之實求諸己也患無位患莫己知求諸人也求諸己而在人者有不得在我無憾矣求諸人而在己者有不足祇足以自愧而已

參乎章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　皇本之下有哉字

注貫通也　邢疏云貫統也言所行之道惟用一理以統天下萬事之理也按統與通義同　毛氏奇齡曰夫子明言一貫曾子明言忠恕而已矣一貫者卽一串之道也而已矣者更無他道也聖賢無異學千聖百王無異道夫子曾子與門人無異心夫子一生只此忠恕論語二十篇教人只此忠恕卽大學中庸孟子三書亦只此忠恕也大學以明德新民爲一貫而務絜矩以該之中庸以成已成物爲一貫而提忠恕違道不遠以綜統之然且忠恕二字要歸在恕以平天下有萬物非恕不爲功大學以藏恕喩人爲絜矩而中庸以求人先施爲庸德是以論語兩一貫一是曾子一是子貢曾子是忠

恕子貢只是恕一言而終身行之畢是恕字不欲無加是子貢行恕實功即博施濟衆亦以仁聖爲子貢强恕極境推之而仲弓之不欲無施人及邦家孟子之反身强恕萬物皆備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全氏祖望曰一貫之說不須注疏但讀中庸便是注疏一者誠也天地一誠而已矣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之一以貫之者也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聖人之一以貫之者也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學者之一以貫之者也其謂聖人不輕以此告弟子故惟曾子得聞之次之則子貢畢竟曾子深信子貢尚不能無疑蓋曾子從行入子貢從知入子貢而下遂無一得豫者則殊不然子貢之遜

於曾子固矣然哀公下劣之主也子之告之則曰天下之達道五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也又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以行之即一以貫之也哀公倘能問此奧旨曾謂七十子不如哀公乎其謂子貢自知入不如曾子自行入則以多學而識之間原主乎知然此亦未可以概子貢之生平而遽貶之觀其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則非但從事於知者矣聖人告之以恕則忠在其中矣亦豈但子貢哉仲弓問仁子之告之不出乎此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敬也即忠也不欲勿施恕也曾謂七十子更無問此者乎故萬物一太極一物一太極一本萬殊一貫萬分諸儒之說支附葉連其文繁冗其理轉晦而不知在中庸已大揭其義也蓋聖人於是未嘗不盡人教之而能知而蹈之者則希惟

曾子則大醇而授之子思卒闡其旨以成中庸是三世授受之淵源也誰謂聖人秘其說者故仲孫何忌問於顏子一言而有益於知顏子答曰莫如豫一言而有益於仁顏子曰莫如恕然則不特孔子以告哀公也曾謂七十子不如仲孫乎

洪氏頤煊曰論語一貫之言兩見於經宋儒謂一貫爲孔門不傳之秘惟曾氏得其真詮端木氏次之其餘不可得聞此其說非也按爾雅釋詁云貫事也又云貫習也古人解貫字皆屬行說即孔子所謂道也曾氏以忠恕解一貫忠即是一恕即是貫恕非忠不立忠非恕不行此即一貫之義非忠恕之外別有一貫之用也孔子因能行者少故偶呼曾氏以發之呂氏春秋云亡國之主一貫說文引董子云一貫三爲王莊子德充符云以可不可爲一貫是一貫亦當時常語非

果有不傳之秘也　顧氏炎武曰好古敏求多見而識夫子之所自道也然有進乎是者六爻之義至賾也而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三百之詩至汎也而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三千三百之儀至多也而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十世之事至遠也而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雖百世可知也王之制至殊也而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此所謂予一以貫之者也其教門人也必先叩其兩端而使之以三隅反故顏子則聞一而知十而子貢切磋之言子夏禮後之問則皆善其可與言詩豈非天下之理殊途而同歸大人之學舉本以該末乎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觀其會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語德性而遺問學均失聖賢之指矣　阮先生曰論語貫字凡三見曾子之一貫也子貢之一貫也閔子之仍舊貫

也此三貫字其訓不應有異按貫行也事也爾雅貫事也廣雅貫行也詩三歲貫汝周禮使同貫利傳注皆訓爲事孔子呼曾子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此言孔子之道皆於行事見之非徒以文學爲教也一與壹同一以貫之猶言壹是皆以行事爲教也弟子不知所行爲何道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即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及庸德庸言言行相顧之道也此即曾子本孝篇所謂忠爲孝之本衛將軍文子篇所云曾子中夫孝弟忠信四德之道也此皆聖賢極中極庸極實之道亦即天下古今極大極難之道也若云賢者因聖人一呼之下即一旦豁然貫通焉此似禪家頓宗冬寒見桶底脫大悟之旨而非聖賢行事之道也

張氏甄陶曰此章道理極平實是以盡心之功告曾子非以傳心之妙示曾子曾子之唯是用力承當與顏

子曰雖不敏請事斯語口氣一同不是釋迦拈花文殊微笑忠恕而已矣是直截切指與門人共證明此第一義不是將一貫之語移下一層蓋曾子年最少夫子沒時年方二十九一以貫之非他從心所欲不踰矩也夫子亦三十而立曾子此時安有此水到渠成瓜熟蔕落氣候夫子遽付以秘密心印且曾子至死尙戰戰兢兢何曾得夫子此言便是把柄入手縱橫貫串無不如意故謂此章夫子以盡心之功告曾子則是以傳心之妙示曾子則非

門人問曰　朱氏彝尊曝書亭集云受業者爲弟子受業於弟子者爲門人論語爲孔子而作所云門人皆受業於弟子者也子出門人問此曾子之弟子也顏淵死門人厚葬之此顏子之弟子也子路使門人爲臣又門人不敬子路此子路之

弟子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此子夏之弟子也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此子貢之弟子也孔子曰自吾得回而門人日親回無繇之子本門人也而列爲弟子此門人所以日親也孔子既沒門人疑所以服禮弟子之於師心喪三年無可疑也疑所以服者門人之服也

君子喻於義章

注 喻猶曉也　此用孔注　四書或問云必解迫達則其幾微曲折無不盡矣　任氏啟運曰非必此事之無利也君子深喻在義即有利都不見得亦非此事之無義也小人深喻在利即有義亦都不見得

見賢思齊焉章

見賢思齊焉　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見賢上有君子二字

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七經考文云古本不賢下有者字
注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　任氏啟運曰
集注之是善是惡是只指一事說不指一箇人故胡氏說嚴
諸圈外

事父母幾諫章

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注此章與內則之
言相表裡　皇本敬下有而字　禮記內則父母有過下氣怡
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
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
敬起孝按坊記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
矣亦可與此章相證　王氏引之曰按勞憂也高誘注淮南
精神篇勞憂也凡詩言實勞我心勞心忉忉（甫田傳忉忉憂勞也）勞心

慱素冠慱傳慱傳憂勞也勞心草草之類巷伯箋草草者憂將妄得罪也皆謂憂也勞而不怨即承上見志不從而言言諫而不入恐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孝子但愛之而不怨其親也曲禮曰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可謂愛矣皇侃引內則撻之流血不敢疾怨以爲證按撻之流血非勞之謂也邢昺疏曰父母使己以勞辱之事己當盡力服勤不得怨父母則又與上文幾諫之事無涉皆失之矣

父母在章

不遠遊　皇本不上有子字

遊必有方　鄭注方猶常也邢疏云必有常所按禮曲禮爲人子者所游必有常此蓋鄭注所本又玉藻親老出不易方故集注直以方向爲言如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此即邢疏諸

甲則不敢更請乙之意而較醒豁矣　任氏啟運曰此句游字上無遠字則千里萬里之游必不爲矣即百里數十里之游亦必有方也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章

注胡氏曰已見前篇此蓋複出而逸其半也　釋文云此章與學而篇同當是重出學而是孔注今此是鄭注本或二處皆有　翟氏灝曰巧言章亦一是包注一是王注而兩章語無小異直以爲重出可矣此逸其半又與禮坊記所引論語者合似不妨兩存之

父母之年章

不可不知也注知猶記憶也　此注疏所未及胡氏泳論語衍說云謂念念在此不忘也

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注既喜其壽又懼其衰　孔注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　皇疏知父母年高而形猶壯此是壽考之徵故喜年實未老而形容衰減故懼按此皆集注所本皇疏又載李充之解小異云孝子之事親也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憂樂之情深則喜懼之心篤欲順康樂而悲逝歎以夫戚者其惟知父母之年乎豈徒知年數而已哉陳氏能稱年以致養也

注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揚雄法言云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　胡氏泳曰所謂愛日正恐其日之不足而事親之道欲無所不至也

古者言之不出章

古者言之不出　皇本作古之者言之不妄出也包注古人之

言不妄出口　翟氏灝曰據包注或舊本經原有妄字未可
知若古下之字則可斷爲訛衍矣

以約失之者章

注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　孔注俱不得中奢則驕佚
招禍儉約無憂患邢疏此章貴儉按注疏俱以儉訓約義尚
未賅朱子固嘗云約有收歛近裡着實之意非徒儉而已故
集注又引尹氏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皇疏引顏
延之云秉小居薄衆之所與執多處豐物之所去可入古格
言

君子欲訥於言章

欲訥於言　玉篇吶字下引此語云或作吶
注 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輔

氏廣曰曾子之學主於誠身又以孝即於聖門而此十章皆反身切已爲孝之道是以疑其然也

德不孤章

德不孤必有鄰 注 德不孤立必以類應 皇疏鄰報也言德行不孤必爲人所報也 語淺而義踰故集注略之 邢疏坤卦文言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言身有敬義以接於人則人亦敬義以應之是亦德不孤也 陳氏天祥曰此言人之德業不能獨成必有有德者居相鄰近輔導之也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義與此同是又一說也

事君數章

注 數色角反程子曰數煩數也 何解數謂速數之數 邢疏嫌讀爲上聲去聲故辨之 釋文云數蔡讀世主反訓數已之功

勞也按何讀色角反此集注所本正義也鄭訓世主反此與義也小雅僭始旣涵毛傳僭數也釋文數音朔與此色角反同鄭箋僭不信也然則此數或可作僭解事君不信則辱朋友不信則疏所謂信而後諫不信則以爲謗巳也此又一義也　皇疏禮不貴瀆故進止有儀臣非時而見君必致恥辱朋友非時而相往數必致疎遠按此章自以進言爲正解皇氏專主進止爲說其義頗淺故集注置之